

朱易安 著

唐诗学史论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本书为国家八五社科项目之一

朱 易 安 著

唐诗学史论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学史论稿 / 朱易安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10

ISBN 7-5633-3071-2

I. 唐… II. 朱… III. 唐诗-文学研究-文学史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42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电子信箱: pressz@public.glptt.gx.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温州市宏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浙江省温州市双井头新村 4 幢 108 室 邮政编码: 325003)

开本: 850 mm × 1 168 mm 1/32

印张: 9.75 插页: 1 字数: 245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2 000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介绍

朱易安，1955年生。文革中曾下过乡，并做过数年中学教师。后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文化典籍系主任。著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年）、《李白的价值重估》（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唐诗与音乐》（漓江出版社，1996年）及随笔集《女娲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发表过学术论文多篇。



序

陈伯海

早就有个心愿，要给唐诗学的历史进程作一番认真的梳理总结，而迟迟未能动手。读了易安的书稿，看到她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不少业绩，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我的宿憾，于是感到释然而且欣慰。

唐诗作为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具有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是众所周知的。但唐诗研究作为专门的学问，冠得上“唐诗学”的称号，则未必全然达成共识。在我看来，“唐诗学”的名称是可以成立的，根据首先在于它的独一无二的研究对象——唐诗。这不仅仅指唐人的诗作的总和这样一个时间和数量上的集合，更其重要的，是指构成民族文学精华乃至文化精神典型的一代诗风所特具的那种整体审美质性（如“风骨与声律兼备”、“既多兴象，复备风骨”等），以及由此质性而产生的独特的审美理想和诗学传统。请看：前人谈论不休的有关“唐音”、“宋调”的辨析和“宗唐”、“宗宋”的辩难，不都是着眼于这一诗歌审美质性的把握吗？我们今天继续做唐诗的普及流传和精深研究工作，不也是意在合理继承与发扬此种诗学传统吗？所以说，正是唐诗的审美特质规定了研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为唐诗学的建立与推进设置了前程和方向。

唐诗研究形成专门的学问,还由于它有悠久、深厚的历史积累。自唐迄今一千三百余年间,人们对唐诗关注的热情始终未曾衰竭。在世代相沿的阅读、欣赏和研习的过程中,通过选诗、编集、注释、考订、圈点、批评、论说乃至习作等多种形式,汇聚了大量的成果,储存了丰富的审美经验,传递着方方面面的文化信息,深刻地影响到整个民族传统的推陈出新,这是任何其他诗歌类型与文学样式所无法比拟的。由研究而引起的许多争议性话题,如唐宋诗异同、李杜优劣、“四唐”分野、盛唐气象、元和新变、晚唐风调乃至“郊寒岛瘦”、“元轻白俗”、“唐无五古”、“唐人七律第一”等,皆成了学界长期探讨的焦点,大大拓宽了中国诗歌美学的视野。唐诗学之为显学,确然离不开其自身历史的支撑。

唐诗既有其“学”,唐诗学又有其“史”,对唐诗学史进行系统的考察与论述,便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样一种考察、论述亦有多方面的功能,即:借助于历代研究的成果,不但可以加深我们对唐诗自身的种种了解,还可借此反观各个时期的研究者对唐诗的不同把握方式,进而探索其诗学、美学观念的不同文化背景。一部唐诗学史,从根底上讲,无非是历代诗家对唐诗的接受史。选、编、注、考、点、评、论、作,都是接受活动的各种具体形态。在从事这类活动时,选者、编者、注者、评论者各有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审美眼光,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将自己的“手眼”加之于所研究的对象,因而在突出揭示唐诗某一方面质性的同时,便也揭示了他们自己的审美观念、诗学涵养、思维方式连同产生这一切的历史文化根源。于是,唐诗学的历史演变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一种五色斑斓、风姿摇曳的生动景观。注目于这一景观,既可以帮助我们多侧面地、深入地了解唐诗,而又能从历代诗家怎样把握和为什么这样把握唐诗的比较分析中,引发出某种学术文化史的兴味来。这或许是我长时期来一直想要给唐诗学写“史”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终于由易安开了端绪。

易安此书题曰“论稿”，一以自谦，表示所论尚不成熟，迹近稿本；二以定位，意谓所收各篇多属专题论述，不同于一般史书体例。不过据我来看，她的心目中是悬有一部完整的唐诗学史的。且莫说开宗明义的首二章具有纲领性质，给“唐诗学”和“唐诗学史”的构架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即以下面各篇专论而言，所涉年代从唐宋下及明清，地区从中土延伸至域外，论题更包括选诗、纪事、注释、品评、理论观念、批评方法及诗歌拟作众多方面，可以说，触角伸展到唐诗学史的广泛领域，没有全局在胸是难以做到的。尤须一提的是，她具有从接受学角度来把握唐诗学史的清醒意识，故所论不限于具体事象，而能时时投注眼光于事象背后的接受主体及其所处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发掘唐诗学演变的深层历史动因。如从李白超越性人格的巨大影响追索到中国传统士阶层价值观念的矛盾二重性，从宋代理学思想中“形上”与“形下”合一的特点来指认宋元以后诗学发展的方向，从明人选唐诗的三种代表性选本观照明代文学思想变迁的轨迹，又从钱谦益与朱鹤龄注杜的异同显示清人开启的“诗史互证”方法的现代意义等，都能解析得鞭辟入里，发人深省。其余胜义良多，明眼人一看便知，无庸饶舌。

末了，要说本书读后还感到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与我原先设想的“史”毕竟存在一段距离。从“论”的重点突破到“史”的全面展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易安其有志于此乎？

2000年7月书于上海

目 录

●序	陈伯海(5)
●略论唐诗学史的体系建构	(1)
关于唐诗学的存在基础	(2)
关于唐诗学的形成及其意义	(6)
关于唐诗学史的研究体系和建构	(9)
关于唐诗学与社会文化背景	(12)
关于唐诗学与诗学方法	(14)
●唐诗学批评方法的渊源和传承	(19)
“溯源流”之源流	(20)
知人论世与诗歌本事	(24)
比较方式及参照系	(27)
排座次及优劣论	(31)
●论李白的文化意义及价值	(37)
李白的价值判断	(39)
李白与唐人价值判断的差异	(44)
李白现象的文化意义	(49)

李白现象与唐诗批评	(52)
●元和诗坛与韩愈的新儒学	(57)
韩愈与元和诗人群体	(58)
元和诗坛与儒学思潮	(63)
元和诗人与新儒学	(69)
●中唐诗人的济世精神和宗教情绪	(74)
所谓“三教归一”	(75)
士人的儒家立场	(78)
“治世”与“治心”	(81)
“儒学为体”和“释道为用”	(84)
●白居易与诗歌批评视野的嬗变	(90)
关于“诗到元和体变新”	(90)
关于“广大教化主”	(95)
关于“白乐天体”	(100)
关于“一篇《长恨》有风情”	(104)
●“诗家”并非“总爱西昆好”	(111)
李商隐在宋人眼中的变化	(111)
李商隐诗在各类唐诗选本中的变化	(115)
清代对李商隐的再认识	(120)
诗家缘何爱“西昆”	(124)
●理学方法和唐诗批评的美学趣味	(130)
“性情”的提出	(131)
“性情说”的演绎	(133)
“性情说”的理学渊源	(136)
“诗以道情性之正”	(140)
理学方法对唐诗观的影响	(143)

●格调派唐诗观的形成和发展	(148)
明代格调派唐诗观的确立	(149)
格调派唐诗观理论的形成	(154)
格调派唐诗观的发展	(157)
●后七子与明末诗人的唐诗观	(162)
谢榛与李攀龙的分歧	(162)
“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	(165)
格调派唐诗观的改良	(168)
许学夷的“大变”说	(174)
●细故末节论唐音	(179)
以“格调”观唐诗之体式	(180)
以“格调”观唐诗之“兴象风神”	(184)
格调派的唐代诗歌史观	(188)
●走向艺术本身	(196)
格调派的历史渊源	(197)
严羽与格调派	(201)
格调派对后世的影响	(207)
●李杜比较研究浅说	(213)
关于李杜异同	(213)
李杜异同与唐诗流变	(220)
李杜异同与李杜优劣	(226)
李杜优劣与唐诗学	(233)
●明人选唐三部曲	(239)
三种唐诗选本的编纂和流传	(239)
唐诗选本与明代文学思想的变迁	(245)
明人崇唐的文化心态	(250)

●《钱注杜诗》与 20 世纪的文化批评	(256)
朱注钱注之公案	(257)
朱注与钱注的差异	(260)
钱氏注杜的心态	(265)
钱注杜诗开拓的文化批评走向	(269)
●比较汉诗学中的乐府传统	(273)
赖山阳的《日本乐府》	(274)
《日本乐府》与日人的古诗创作	(276)
日本汉诗中的乐府	(278)
《日本乐府》的儒学渊源	(282)
日本乐府诗的变异	(284)
●引用书目	(287)
●后记	(300)

略论唐诗学史の体系建构

唐诗学发展史是叙述唐诗学的学术研究历史。从历代读者的阅读热情发展到历代文人对唐诗特质的自觉探求,这既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具有特殊意蕴的文化现象。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它是中国古代诗学史研究的一部分:唐诗学发展史叙述唐诗特质形成过程中的理论建树和创作实践;后代唐诗选家的诗歌创作观和诗歌发展观;后人对唐代诗人轶事的记载、整理、注释唐人诗集的工作;后人对唐诗诸方面的诠释以及诠释方法;等等。但要解释唐诗学的形成,特别是唐诗学能够成为一项热门的学术研究史,问题却要复杂得多。也就是说,仅仅关心诗学本身是不够的。因为诗学现象的背后,往往存在着复杂的社会变革、文化传统、哲学思潮、学术思想、士人心态以及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会产生综合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术趋向和学术研究的方法。当研究唐诗学发展史时,我们不仅要理清唐诗学学术史的发展线索,而且应当揭示出唐诗学史得以建构的条件及其原因,解释唐诗学的发展何以呈现出今天这样的历史面貌而不是其他状态。笔者认为,文学史的学术史研究只有在注意到与其相关的各种文化背景和文化因素时,才

有可能比较客观地描述这个历史发展过程,才有可能合理地解释有关的文学现象。因此,唐诗学发展史的研究,必须同时阐述上述那些非诗学因素与诗学发展的有机联系,并把它们看成是唐诗学史体系建构的一部分。

关于唐诗学的存在基础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唐诗历来是最受欢迎的一种,如今又怎么样呢?随便走到书店里逛逛,还总能看到这个热潮的余波。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有人挑选有关唐诗的普及读物或唐诗选本。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笔者在香港街角书店的一堆畅销书里,发现一种新印的《唐诗三百首》赫然躺在《求职指南》和《心灵鸡汤》之间。霎时间,似有一股暖流涌来,使那心底的古井泛出一波微澜。料想当代的唐诗研究者与我或有同感。如今唐诗对于读者来说,完完全全摆脱了传统的功利性,而成为一种文化快餐,去适应现代人的胃口,唐诗辉煌的历史已成为过去。这对一个长期从事唐诗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多少会有一丝凄凉之感。但不管怎么说,目前的街景至少说明,唐诗依然存在,即使隐去时代背景,作为一种审美积淀,它也已经和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密不可分。

说来也怪,中国人对唐诗的热情为何经久不衰呢?清人赵翼早就说过:“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①赵翼的时代距离李杜的时代已逾千载,但当时的唐诗读者依然人数众多。赵瓯北有点不满,主张当代人可以创新,不必老是嚼李白和杜甫。可是这“各领风骚”的建议似

① 《论诗》之一,《瓯北集》卷二十八。

乎并没多少响应，老儒们觉得李杜不新鲜了，少壮的一辈起来，嚼嚼仍然其味无穷。那些短小可爱、文字浅近的唐诗，几乎成了学童的启蒙教材。作为中国人，谁不会背几首唐诗呢！不信你走在大街上，随意拦下个成年人问问，恐怕没人不知道，有本叫做《唐诗三百首》的书。编选者蘅塘退士——孙洙与赵翼是同时代的人，在今天，赵瓯北的“知名度”未必超过孙洙，而孙洙的出名可以说是沾了唐诗的光。唐诗普及的程度是中国“正统”文学中其他样式无与伦比的。历代的唐诗选本仅算现存的，也不下三五百种，所以，唐诗的各类总、合集的编选，完全可以称得上一门很热的“选学”。自宋以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许多人对唐诗的保存、刻印、注释，以及对唐诗的作者、艺术等问题花大气力来研究，这种学问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独立的文学现象，它本身的存在以及发展也构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所以，当有学者提出“唐诗学”的概念时，学界立即首肯了“唐诗学”以及“唐诗学史”的研究价值。

唐诗学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要归功于唐诗的魅力。后代的普通百姓把唐诗作为启蒙教材，把习唐诗看做是中国人基本文化素质的体现。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正是体现了中国人这种传统的需求。也许和文人发议论有点相似，人们说话的时候，喜欢引几句唐诗，“出口成章”，比起满口大白话来要显得斯文一些，况且那些现成的诗句，往往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说话者此时此地的心境和愿望。至于修辞方面的便利，似乎离开唐诗便不堪设想。例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引用一句，胜说千言万语。

唐诗，这朵千年以前盛开的奇葩，能不断地引起后人的观赏

兴趣,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唐诗的语言,作为一种情感符号,它融进了全民族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人们对它的理解是超越时空的,不需要掌握详尽的时代历史背景。很多诗句甚至不用注释,只要是中国人,只要受到过中国文化的熏陶,都能心领神会。例如,杜甫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谁也不会将“抵万金”理解成可以换许多钱。这一联中间虽然没有任何连接词,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它看做一个条件状语从句。当然,唐诗的语言仍是一种艺术语言,有着很强的艺术概括力,是相当凝练的语言。它既是全民族共同的语言,同时也体现了民族文化的水准,与一般的生活语言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唐诗的名句能在当代生活中继续作为交流的语言,传递信息。其次是共通的审美理想。唐诗的流传,与中国人千百年来审美传统的稳定性有关。中国人追求含蓄、朦胧、沉稳的美,追求恬静、超脱的诗歌意境。与西方的审美特性不同,中国人更偏重于欣赏委婉曲折、含蓄深沉的艺术,讲究绵里藏针的机智微妙和尺幅万里的浓缩,而总是不太喜欢一泻千里的铺张以及溢于言表的直抒情怀。例如,有人批评柳宗元《渔翁》的最后两句“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有蛇足之嫌。正是因为这两句恰恰点出了全诗所追求的境界——一种企求超脱的悟。诗学史上有过相当激烈的唐宋诗优劣之争,就是如何保持并平衡传统审美理想的反映。钱钟书说:“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①这是对明以后多数人看法的总结。中国人喜欢那种晶莹剔透而不可触及的艺术,它需要感悟式的理解,而又模糊和神秘。唐诗就是这种艺术,而宋诗则不是。再者,便是唐诗以及唐代诗人本身的魅力。鲁迅说:“一切好诗,到唐已被

① 《谈艺录》,2页。

作完。”^①这个看法也被写文学史的文人所接受，诸如“高峰”“黄金时代”之类的话在文学史上处处可见。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隋唐五代诗”条写道：

“隋唐五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其主体唐诗更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成就的高峰。……在这名家辈出、名作如林的诗坛上，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诗人的出现，给时代增添了光辉，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唐诗创作之繁荣，流派之众多，体裁风格之丰富多样，各类诗歌体制的愈益齐备和全面定型，显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已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一般认为，唐诗与其他时代的诗歌相比，以质量和数量的并存而取胜。笔者以为，这只是就定型的作品而得出的结论。事实上，唐诗的价值、唐诗的魅力，全部体现在它的创造过程中。唐诗是我国传统诗歌发展中一次最完美的创造工程的完成。至此以后，历代的诗歌创作，总是不断地从唐诗中汲取营养，唐诗不是放在祭坛上的供品，而是流动的生命。后代的诗人崇尚唐诗，每一次都与自己时代的诗歌创作有关，这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赋予唐诗以新的生命力。后代的诗人，无论是批评本朝的创作倾向，还是提倡一种新的创作标准，都会把唐诗作为参照系，无意之中推动了唐诗学的发展。在给予本朝诗歌的评价中，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重新审视唐诗，从搜集、整理、刻印唐人诗集，遴选唐人诗作开始，渐渐积累起比较全面而完整的关于唐诗的总体评价，以及细致入微的唐诗体制、诗人风格的差别解析等，从而形成了唐诗学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唐诗被认为非常“繁荣”，也是后代诗学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不断赋予唐诗的荣誉。

① 《给杨霁云的信(1934,12,20)》，《鲁迅书信集》下卷，699页。

关于唐诗学的形成及其意义

唐诗是什么？唐诗的“优”，优在何处？读者接受的角度不同，关心的侧重点也不同。纵观历代唐诗的读者群，大约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以作品为中心，进行诠释和欣赏性的评价，有一定的随意性。这类读者主要对作品感兴趣，而不太关心诗人或整个创作的背景材料。就像欣赏一幅画、一盆鲜花那样，至于谁是作者，谁是花的栽培者，都是次要的。他们也不在意作品与作品之间的联系，对作品的评价仅凭直感。唐诗是什么？唐诗就是“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或是“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或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旧时东边月，深夜还过女墙来”；或是……具体得不能再具体了。当然，也有人偏爱某个作家的作品，但仍是以对作品本身的直觉为中心的，并不牵扯到作家本人。如唐诗流传到海外，外国人便喜爱王梵志、寒山、白居易的作品，因其通俗易懂。而我们中间有人偏好李贺、李商隐，对他们作品中色彩绚烂、扑朔迷离的意象着迷。因为欣赏过程正是包含了这种直觉活动，读者最先接触、最先理解的就是最具体的作品，一首首单个的作品。凭着直觉，诵读那些津津有味的诗，而那些没能获得良好感觉的作品，便被抛置一边。这样的阅读方法是接触并接受唐诗的最基本的方法。历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唐诗初级选本，从选家到读者，大都着眼于一首首具体的作品。作为选家，一般不会着力考虑使每首作品聚合起来构成一个什么图象。读者翻阅选本时，他注意的，也是名作带给他的艺术享受，至于张三的诗比李四的诗选得多，或张三先死还是李四先死之类的问题，与他并没多大关系。